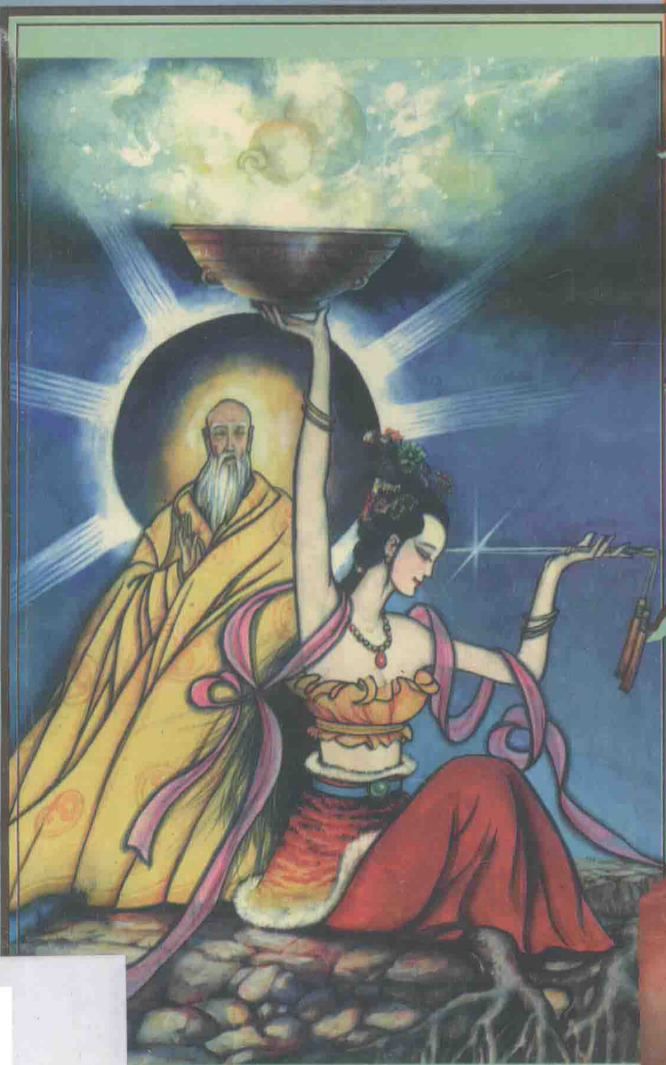


燕武侠小说专辑

夺命剑

上



南宮燕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夺命剑

一

南宫燕武侠小说专辑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丁 明

封面设计：郭羽峰

夺命剑

南宫燕 著

出 版： 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）
发 行：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经 销： 新华书店

印 刷： 湖南望城湘江印刷厂

开 本： 787×1092 1/32

印 张： 22.5

字 数： 500 千字

插 页： 4

版 次：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 1—10000 套

书 号： ISBN 7-225-01398-X/I·304

定 价： （上、中、下） 29.80 元

·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目 录

第 一 章	坎坷人生.....	1
第 二 章	谷中之秘.....	48
第 三 章	天灵神剑.....	92
第 四 章	不见是福.....	139
第 五 章	金沙神功.....	187
第 六 章	疯叟之死.....	237
第 七 章	大战凌月.....	283
第 八 章	人禽相博.....	334
第 九 章	真相大白.....	378
第 十 章	笑语柔功.....	426
第十一章	力掷五象.....	475
第十二章	情是何物.....	523
第十三章	玉帛干戈.....	575
第十四章	情多必铸.....	624

第一章 坎坷人生

凌月国主只觉全身发软，他自许极高，虽然强如天座三星、地煞以及少林、武当掌教，他也并未引以为真正敌手，认为对方只是一介武夫，可以智取。却不料会在一个少年手中，遭到生平未有之失败。

其心在无可奈何之下，施出了“震天三式”，凌月国主实在太强，虽并未能偷袭成功，其心却又逃过了一次杀身之祸。

那日他伪装中了迷药，其实早就运气将药汁逼在食道之间，待凌月国主一转身，他便一滴不剩全部逼出，一路上跟着凌月国主，连续破坏了凌月国主的阴谋。

其心往荒僻之地走去，他心中并无半点自得之情，反而懊丧已极，心中不住叹息忖道：“我舍生冒死，便是要探听凌月国主入中原之秘密，可是在这当儿，我却外出不在，只听了个无头无尾，真是可惜呀可惜！”

他心想如果庄玲不在这紧要关头被人擒住，那么此事焉会如此，自己继续装下去，岂不是将凌月国主海底全给探出？天意如斯，却是无可奈何。

其心估量凌月国主在北京决不会久留，他想到庄玲犹在虎口，心中更是忐忑不安，也不敢远离京城，便藏在城郊农村之中，等到第二日又潜回城内，立刻往客舍赶去，只见客舍空空，凌月国主师徒已经走了。

其心连忙掀开床罩，只见庄玲好好地昏睡未动，他心中暗叫侥幸不已，这床下柜后，原是最普通隐藏之处，唯其如此，反而将智通天神的凌月国主师徒骗过，他那知凌月国主为盗禁城兵符之事，忙得不可开交，是以放过许多细节，只将兵符到手交给巧匠高大雕瞧了一眼，这便火速赶离北京。

其心抱起庄玲放在床上，轻轻拍开庄玲的穴道，他探探手脉，知她心神交瘁，身体大是衰弱，非静养数日才能恢复，可是自己仍得追踪凌月国主，此事端的为难。

他见庄玲容颜憔悴，心知她这些日子一定吃尽了苦头，东逃西躲，最后还是落在贼人之手，想到庄玲幼时何等的娇贵，她如今受苦受难，皆是起因于自己出手杀了她的父亲。

其心愈想愈感歉意，又瞧了瞧庄玲略带焦黄的脸孔，那头上秀发散乱，风尘仆仆，心中突然感到无限怜惜，一横心忖道：“目下一切都不要管，只先等庄玲好了再说。”

这时庄玲悠然醒转，她无力地睁开大眼，眼眶下深深润着一圈黑色，更显得默默无神，她瞧瞧其心，开口想说，竟是无声。

其心柔声道：“庄小姐，你好好休养，坏人都被我打跑了。”

庄玲双目失神的睁着他，脸上一阵迷惘，其心忙道：“庄小姐，你并没有受伤，只是身子略虚，养息几天就会好的。”

庄玲点点头，其心忽然想到她已一日一夜未进滴水粒米，连忙走到厨房，自己动手熬了一锅红薯粥，他虽是少年男子，可是从小便一向自理，对这烹饪作饭之事，比起女子并不少让，那店小二见他生火淘米，流利无比，也便乐得休息。

过了一个时辰，那锅中红薯甜香四溢，其心盛了一碗粥上来，扶起庄玲坐直。

庄玲四肢无力，其心只得一匙匙喂她，才喂了大半碗，庄玲头一昏又倒在床上，其心见她软弱无比，心想让她多多休息，便轻轻替她盖上被罩退出。

其心自己也不明白，为什么会突然对庄玲如此怜惜，他白天整天就不踏出那客舍半步，只是细心看护，便是夜半梦醒，也忍不住轻轻推开一丝隔壁房门，远远望着庄玲安然的熟睡，感到无限的慰藉。

他烹调手段虽高，在庄玲原气大伤之下，胃口极差，其心更是施展手法，将各种食物作得色香味俱全，只盼庄玲多吃，早日恢复体力。

过了几天，庄玲渐渐恢复，她听说齐天心遭了暗算，本想立刻便走，可是仍是四肢发软全身失力，她极少开口和其心说话，其心心中内愧，两人面对着常常一坐就是老久，其

心心中暗自警告自己：“只要等她一好，我便要去追索凌月国主，此事关系天下劫数，我岂可逗留在此，误了大事？”

可是他眼见庄玲脸色一天好似一天，心中还是不能放心，每天晚上都决定次日要走，可是次日又借故再留一天，他心思细密，将庄玲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他自幼浪迹天涯，也不知经过多少奇闻异事，可是却觉得这几天用心照顾这娇弱的女子，不但心安理得，而且实是生平未曾有之乐事。

这日他又正走往厨房，忽然听到一个店小二道：“小李，你瞧瞧看，上房里那个客人，人生得俊是不用提了，而且手脚俐落，比个小媳妇儿只强不弱，我老吴来来往往见过多少人，可说没见过这等怪人。”

那被唤“小李”的道：“我瞧他气质高贵，定是大有来历，老吴，还有他那小媳妇儿，唉！我小李活了这大岁数，也没有见过这等美人，娶妻如此，就是我小李也甘心情愿服侍她。”

“老吴”道：“人家小两口还是分房而睡，分明还没有圆房，你可别信口乱说。”

其心怔怔听着，那两个店小二又谈论他半天，最后结论是能够嫁得如此郎君，一定是多生积德而来。

其心听得作声不得，可是心中又有一种强烈欲望，希望别人多说两句，他是个善于克制自己而且极端理智的人，此时竟是六神无主，连厨房也不去了。

他漫然走回室中，只见庄玲一个人靠在床沿，支着头呆

呆出神，其心轻咳一声，庄玲似若未闻，理也不理头都不转过来。

其心沉吟一会儿道：“庄小姐，杜公公既被那坏人杀了，你病好了，一个人那里去？”

庄玲冷冷答道：“要你管哩！我又没有叫你陪我在此，你爱走尽管走吧，谁希罕了？”

其心知她误会了话中之意，他柔声道：“我心里虽是极愿陪你，可是还有一件天大要事耽误不得，不过你一人孤单没个去处，又教人不安心。”

庄玲心想：“我孤孤零零，还不是你一手造成，你还假心假意。”

她眼圈一红，心中又气又悲，怒道：“董大侠，你杀人放火，全不当一会事儿，你又何必装腔作势，可怜我一个女子呢？”

其心笑笑不语，他从未存希望庄玲能原谅他之心，庄玲见他直挺挺地站在身旁，脸上淡然，也瞧不出他是怒是喜，这脸色她是顶熟悉的，虽是数年不见，可是那模样依稀间和当年仍是半点未改。

她一时之间，几句骂人之话竟是脱口而出，其心平静地道：“你原可跟我一块走，可是我此行无异自投虎口，生死连自己都没有把握，岂能连累于你。”

庄玲也不细辨话中之意，只道其心又是在轻视她，当下忍无可忍，锐声叫道：“谁要和你一起走，你赶快给我走得

远远地，不然我可要用不好听的话来骂你了。”

其心道：“你现在发脾气也是枉然，咱们须得想个办法，唉，我自幼到处流浪，也没有一个去处。”

庄玲冷冷道：“是啊！是啊！杜公公见到一个孤苦孤儿，可怜他收容到庄中来，好心应该有好报，结果弄得家破人亡，连命也丢了，都是那孤儿所赐，都是那孤儿所赐！”

她愈说愈是激动，忍不住哽咽起来，其心心中虽不愿再顶撞她，使她伤心难堪，可是有一事忍不住道：“那孤儿并不要你可怜，他不是孤儿，因为他还有父亲。”

庄玲一怔，声音更是冷冰：“什么，小……小贼，你竟是有意到庄中去卧底的？那你一切都是早有计划了？”

其心苦笑道：“若非迫我太甚，我岂会出手伤人，此事你误会太深，说明白了你也是不会相信的。”

庄玲悲叫道：“你早就包藏祸心，乘我爹爹不留意下手，你还想赖，你还想混赖？”

她声音尖锐，语气中充满了恶毒，其心心想多说无益，便不再分辨，庄玲心中更加认定其心是隐伏庄中，乘机行凶，她两眼瞪着其心，恨不得立刻将其心杀死。

其心忽道：“你又该吃药了，我替你煎热去。”

庄玲冷冷地道：“从现在起，我死也不吃你煮的东西，你别想用这种方法拢络我。”

其心道：“大夫说这剂药是强心健脾的，你既已大好，不吃也罢了。”

庄玲哼了一声，其心默然退出，到了吃饭时分，他又端了几样菜肴上来，放在庄玲房中桌上，庄玲连瞧都不瞧一眼，其心自言自语道：“饿总不是办法，任是你一流好汉，铁打钢铸的身子，顶多也不过饿个三、五天。”

庄玲大怒，她一发脾气真是个天地不怕的小老爷，一伸手将整个桌子掀翻，那香喷喷的菜肴四散，其心望了望庄玲，庄玲双眉扬起，一脸挑战的模样。

庄玲道：“董大侠，你发火了吧！哼哼，你董大侠怎么不敢杀人了，你有种便将我杀了呀！杀一个孤苦无依的女子，又打什么紧？”

她不断激着其心，就是要他发怒，她见其心愈来愈是柔顺不动声色，似乎对自己的愤恨视若无睹，心中如何能够忍得下？是以放肆侮辱，竟将江湖上的粗话也用出来，其实如是真的其心发怒，她也是心虚得紧，毫无把握，只有听任摆布的份儿了。

其心只是沉吟，庄玲心中突突而跳，暗观其心脸色好半晌，只见其心动手收拾地下残局，口中喃喃地道：“这上好菜肴如此糟塌，岂不是暴殄天物吗？”

他此言一出，庄玲只觉耳中嗡然一声，儿时的情景一幕幕飞快升起，又飞快逝去，她想到小时候，自己初次向这人表示情意，这人却装得什么也不懂，那一次也是一气之下打翻了满担食盒，那一次这人不也是如此神色吗？

就是这神色，庄玲曾经如痴如狂暗恋过，她见其心扫好

地，悄然一語不發，往外便走，這時她心中真是千頭萬緒，幾乎失聲叫了出來。

其心暗暗跨出門檻，他忽然止步回頭道：“我想起一個主意，你是齊天心齊公子的夫人，那一切都好办了。”

庄玲一怔，其心又道：“洛陽帆揚鏢局之主孫老鏢頭，對於齊公子感恩極深，他在兩河南北極具潛力，別人絕對不敢輕易惹他，你此去投他，他一定待若上賓。”

庄玲本想不理他，可是到底關心齊天心，便問道：“那蠻子說的可是当真？”

她聲音發顫，顯然極是關切緊張，其心搖搖頭道：“我也是听蠻子說的，齊天心公子何等功力，要想打他下谷，那是談何容易？我也並不相信。”

庄玲心中沉吟，口中不由自主喃喃道：“他武功自是高強，可是人卻漫無心機，誰像你這種人，什麼壞主意都有。”

其心見她雙眉凝注，憂心如焚，他本人也對齊天心頗有好感，此時竟也受感染，心中忐忑不安，口中却道：“我到江湖上打听去，庄小姐，他為人雖天真，可是那身功夫却是貨真價實，你放心便是。”

庄玲喃喃道：“明兒一早，我也要到江湖上去了，齊大哥萬一真遭了不幸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這時其心已悄悄走了，庄玲又支着頰，窗外一片暮色，烟雲四起，這客舍是北京有數大店，亭台水榭，布置得很有氣派，齊天心瀟灑的風姿，那是世間少女所憧憬的夢中人，

庄玲自也不能例外，可是目前这魔鬼般深沉少年，却在她心中也愈来愈是清晰，分不出到底是何情怀。

其心意兴索然，他正被一个极大问题难住，身子靠在假石山上，望着西边深红云霞，他心中一次又一次的问着自己：“我见着庄玲，为什么便会身不由主？我行事一经决定，从不犹豫，可是这次却一再误了行期，这是什么原因？”

他转念又想道：“我小时故意躲她避她，难道是假装的吗，我心中难道早就喜欢上她？”

其心愈想愈是迷糊，他是聪明之人，凡事都深入思索，对于一些人人皆知简单的问题，有时反而惑然不解，他极端理智，虽在无意之中动了真正情感，可是不但自己不信，就连为什么如此也不懂。

这时天已大黑，不知何时已是星辰漫天，其心想到明天又是孤身一人，万里征程，又想到庄玲年青貌美，单身行走江湖只怕危机重重，一时之间，竟觉胸中漫乱难理，空虚得什么都不能容纳，一阵凉风吹过，其心悚然一惊，庄玲屋中已熄了灯火，想是已入了梦乡。

其心吸了一口真气，屏除莫名杂念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那凌月国主私会朝中大臣，只怕是心怀叵测，我人微言轻，就是去警告朝中大臣，也是无人肯信，目前之计，只有在暗中探看凌月国主行踪，只是这四天耽搁，也不知他到了何处？看来只有西行去碰碰了。”

他盘算既定，上街替庄玲买了许多必备之物，又买了匹

小马准备作为庄玲坐骑，这才回房休息。

次晨一早，其心帮庄玲打点妥当，两人用过早饭，其心微微一笑道：“庄小姐，咱们这便分手。”

庄玲凝目瞧着他，只见他笑容敛处，眼角竟流露出一种凄凉绝望之色，好像是此去再也见不着了，其心平日何等镇静深沉，脸上永远是洋洋自如地，别人根本就无法瞧出他的深浅，这时竟露出人去楼空依依之色，那光景的确深刻，庄玲望着望着，眼泪几乎夺眶而出。

其心见她并不上马，便又说道：“此去洛阳道上安静，你跟了齐天心齐公子，一定是永远幸福，他不但人品俊雅，而富可敌国，天大的事，他也有力承担。”

他神色平静的说着，可是那语音中充满了寞落，就像是年迈的英雄，沙哑的唱着古老的战歌，平静寂寞，在原野中渐渐消失。

其心说完了，他似无意的再瞧了庄玲一眼，又回复了那种淡然的神采，他习惯的耸耸肩，转身便走，走了不远，忽然背后一个哭喊的声音叫道：“董其心，董其心，你别走。”

其心一回头，只见庄玲泪容满面冲了上来，其心一怔站住，庄玲已投入怀中，紧紧的抱着他。

其心只觉鼻端一阵阵脂香，真令他神昏颠倒，他是初尝情味的少年，心中又惊又喜，竟不知是真是幻。

庄玲只是哭泣道：“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”

她双肩颤动，哭得很是伤心，其心忍不住轻轻抚着她一

头秀发，饶他满腹机智，却说不出半句安慰的话。

庄玲只觉得胸中有如乱麻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她虽曾努力要使自己忘记这个杀父仇人，可是却没有做到，她和齐天心交游甚欢，原想取代其心的地位，此刻她才明白，世界上万物或可交换取代，但绝没有一个人能代替另外一个人的地位。

庄玲哭着哭着，情感渐渐发泄，她心中忖道：“我和齐天心往交，一见面便觉得他很是可亲，原来是因为他神色长得有几分像董其心。”

其心沉醉在这柔情密意之中，暂时忘记了身外的一切，忽然怀中庄玲停止了哭泣，用力一挣，倒退了两步，望着其心道：“你快走，我永远不要再见你。”

其心神智一清，他想到这庄玲已是齐天心的娘子，自己怎的如此糊涂？当下喃喃道：“这样分手最好，但愿你一生幸福无比。”

庄玲道：“董其心，你别以为我忘不了你，我……杀父之仇不报，你一定看不起我，好，我会渐渐使你看得起我。”

她刷的一声，从马背背囊拔出长剑，用力挥动了两下，剑光在朝阳中闪烁，庄玲驰马去了。

其心心中再无留念，从另一个方向走了，北京繁华文物，他并无半点向往，不一会走出城门，那至京的官道宽敞笔直，一眼望去根本看不到尽头，其心只觉海阔天空，豪气大增，这数日局促于客舍之中，尽是儿女情怀，将自己一番

雄心几乎消蚀。

他不住向自己打气，可是心中仍是阑珊，竟是欲哭无泪的感觉，他暗自忖道：“如果庄玲真的和我和好，那我不但坏了她的名节，而且齐天心岂能忍受，这样的安排最好，我可不愿和齐天心决斗，尤其是为了一个女子。”

他自我解嘲的笑了笑，虽是如此地想，可是心中却仿佛失去了一种无与伦比的东西，那是很难，甚至永远也弥补不起来的了。

他虽不愿和齐天心争斗，然而世事岂可逆料，又岂能凭人力挽回？

其心只是西行，这日已走到河南地界，并未见凌月国主师徒踪迹，一路上江湖上并无异状，其心暗暗安心，知道凌月国主并未再在中原惹事。

他行到日暮恰巧到个大镇，他才一入城，发觉身后有异，跟了几个大汉，其心暗自戒备，走到街上，那几个大汉，消失在人丛之中。

其心也未在意，他走到一家客栈投宿，那掌柜打量了其心一眼，尚未待其心开口便道：“小店已住满客人，实在报歉，贵客另外找一家吧！”

其心见他脸色不正，似乎是含愤未发，其心心中奇怪，他天性不爱闹事惹人注意，便又走到另外一家客栈。

他连走几家，那些客栈都推说人满，其心大是犯疑，这镇上气氛颇不寻常，分明是有人暗中操纵和自己作对。

其心眼看天色渐晚，心中暗暗焦急，他行了大半天并未进食，肚中也自饥饿，心想先吃饮再说，便往酒店走去，他连到几家酒店，却都是早已打伴，那掌柜的也不在了，一些过路的行人，更是对他卑目而视，似乎十分瞧不起他。

其心暗暗称怪，自己未到此城，怎么会与城中人为仇？他正自沉吟，忽然背后人声噪杂，其心转身一瞧，只见一个五旬左右老者迎面而来，他身后高高矮矮跟了七八个汉子。

其心打量来人一眼，那老者劈口骂道：“你这忘祖卖国的小畜牲，今天叫你难逃公道。”

他似乎气极，开口便骂，其心心中雪亮，知道凌月国主手下那两个宝贝，不知又冒名造了多少孽，让自己背了黑锅。

其心知道解释不清，索性不费口舌，当下淡然道：“瞧你一大把年纪，怎么如此不知礼数？真是白披衣冠，枉自为人了。”

那老者身后汉子纷纷喝打，粗言俚语就如狂风暴雨一般骂到，其心心中微微有气，那老者道：“对待礼义上国之人自是讲礼数，面待域外蛮狗，就如遇见疯狗一样，人人皆可诛之。”

其心道：“我敬你偌大年岁，如果再要不知深浅，可莫怪我出手得罪了。”

那老者挥手便打，其心只有出手，老者拳风凌厉，颇有几分真才实学，其心试了几招，恍然道：“原来是崑山派的